

# 《百喻經》疑問句研究

董淑慧\*

《百喻經》是天竺僧伽斯那從「修多羅藏」十二部經摘錄譬喻事類輯集而成的一部佛教經書。該書以故事為喻，宣傳佛法經義，於蕭齊永明年間(公元483-494年)由僧伽斯那的弟子求那毗地法師譯成漢語。漢語譯文非常接近當時的口語，是研究魏晉南北朝時期漢語的極有價值的材料。本文對《百喻經》一書的疑問句試作分析，考察漢語疑問句在魏晉南北朝時期的基本面貌，並通過歷時比較和共時比較，揭示魏晉南北朝時期疑問句式的歷史地位。

本文主要考察《百喻經》一書的是非問句、特指問句、選擇問句、正反問句和反問句五類句式。

## 一 是非問句

《百喻經》的是非問句有兩種表達形式。一是疑問語氣詞「耶」放在句末傳達疑問信息。如：

- (1) 昔有一女人，極患眼痛，有知識女人問言：「汝眼痛耶？」《百喻經·如女眼痛喻》
- (2) 又問：「當爾偷牛非日中耶？」《百喻經·偷犛牛喻》

二是靠上下文語境來傳達疑問信息。如：

- (3) 有問：「人為最勝？」不應反問言：「汝問三惡道，為問諸天？若問三惡道，人實為最勝；若問諸天，人必為不如。」《百喻經·二子分財喻》

例(3)沒有疑問語氣詞，也沒有其他表示疑問的語法成分，句子的疑問信息是借助於語境來傳達的。現代漢語中這種情況一般是以語調為補充手段，也就是，當是非問句不用「嗎」、「吧」等疑問語氣詞時，疑問信息由「升調」來負載。魏晉南北朝時期是否採用「升調」傳達疑問信息，我們不能確定，但是根據語言普遍性原理<sup>1</sup>和現代漢語，我們大概可以做這

---

\* 南京大學中文系博士生

樣的推測：「升調」或者其他語調形式在這一時期有可能被用作傳達疑問信息的手段。

## 二 特指問句

《百喻經》的疑問代詞及其句法結構比較有代表性地反映了漢語在魏晉南北朝時期的發展變化。

2.1 《百喻經》的疑問代詞。《百喻經》有16個疑問代詞<sup>2</sup>。疑問代詞及其在書中用例如表所示(為便於統計和比較,反問句用例也列在此)：

	詢問人	詢問處所	詢問事物	詢問原因	詢問方式	詢問情狀	詢問數量
誰	5						
阿誰	1						
何		7	1	5		8	
何處		3					
何物			2				
何所			5				
何等			1				
何故				10			
何以				14			
何為				1			
何足						1	
何由					2	1	
何有				4			
如何						2	
云何				12	9		
幾							1
總	6	10	9	46	11	12	1
計				95			

1 語言類型學家厄爾坦對世界上79中語言的疑問句的語調進行隨機調查發現：是非問句絕大多數在句末用升調、高調或特別重音，這是語言的共性之一。

2 《百喻經》還有兩句子值得注意：

大家行還，問其奴言：「財寶所在？」奴便答言：「大家先付門驢及索，自是以外，非奴所知。」《奴守門喻》既到舍已，有人問言：「汝所乘馬，今為所在？何以不乘？」答言：「我馬已死，遂持尾來。」《詐言馬死喻》不少學者認為句子中的「所」是這一時期新興的疑問代詞。我們認為「所」還是繼承了先秦時期「特殊指示代詞」的用法，不是疑問代詞。句子的疑問信息是借助語境來傳達的。

2.2 《百喻經》所反映出的魏晉南北朝時期漢語疑問代詞系統的特徵。我們把《百喻經》的疑問代詞系統與先秦漢語的疑問代詞系統、同時代的作品《世說新語》和《雜寶藏經》的疑問代詞系統進行比較，可以發現魏晉南北朝時期漢語疑問代詞系統具有兩個特徵。

2.2.1 詢問人的代詞「誰」字化<sup>3</sup>。「誰」是古今通用的疑問代詞。先秦時期詢問人的常用疑問代詞還有「孰」，後來「孰」逐漸被「誰」所代替。到東漢時，「孰」已從當時活的口語中逐漸退隱，很多人已經不能理解，需要進行注解。如：

- (4) 「夫明王不興，而天下其孰能宗予？」注：孰，誰也；……今無明王誰能宗我以為人君乎？《禮記·檀弓上》

到了魏晉南北朝時期，「孰」在當時的口語中不再使用，《百喻經》未見一例，詢問人用代詞「誰」表示。如：

- (5) 時守池者而作是問：「池中者誰？」而貧人失口答言：「我是鴛鴦。」《百喻經·貧人作鴛鴦鳴喻》
- (6) 遠人聞而作是言：「誰有勇健，能共我試？請於平原校其技能。」《百喻經·五百歡喜丸喻》
- (7) 問餘婦女：「誰有能使我重有子？」《百喻經·婦女欲更求子喻》

《雜寶藏經》未見「孰」；《世說新語》中「孰」有5例<sup>4</sup>，相比於「誰」（有10例），比例還不算小。我們認為，《世說新語》畢竟是文人的作品，「孰」的使用大概是文人刻意仿古的結果。

《百喻經》詢問人的疑問代詞還有「阿誰」，僅出現1例。如：

- (8) 夫答之言：「我婦已死，汝是阿誰，妄言我婦？」《百喻經·婦詐稱死喻》

「阿誰」是魏晉南北朝時期新興的複合疑問代詞。「阿」是這一時期應用很廣的一個名詞前綴，疑問代詞「誰」前加上「阿」，構成一個派生合成詞，語義和語法功能與「誰」相同。《世說新語》未見該詞；《雜寶藏經》有1例。

- (9) 仇伽離問言：「汝是阿誰？」答言：「我是婆伽梵。」《雜寶藏經卷三·仇伽離謗舍利弗等緣》

2.2.2 何系代詞成為主體。先秦時期常用的疑問代詞「爰」、「曷」、「胡」、「奚」、「盍」、「焉」、「安」等到東漢時已經不常用，為時人所鮮知，需要注解。如：

- (10) 「胡不相畏，不畏于天。」鄭箋：何為上下不相畏乎？上下不相畏是不畏於天。《詩經·小雅·雨無正》

它們到魏晉南北朝時期基本上已經消失，被「何」及由「何」構成的複合疑問代詞（我們

3 「誰字化」術語是採用孫良明先生的提法。見孫良明《古代漢語語法變化研究》，語文出版社，1994年。

4 參看段業輝《〈世說新語〉疑問句分析》，《南京師大學報》，1998年第3期。

統稱為「何系代詞」)所代替。我們把《百喻經》、《世說新語》和《雜寶藏經》的疑問代詞用例列表如下：

	先秦疑問代詞							先秦魏晉南北朝 通用疑問代詞		魏晉南北朝疑問代詞		
	孰	曷	奚	盍	爰	胡	焉	安	誰	何	何系複合疑問代詞	其他
《百喻經》	-	-	-	-	-	-	-	-	5	21	67	2
《世說新語》	5	-	-	-	-	-	9	6	10	103 <sup>5</sup>	277	-
《雜寶藏經》	-	-	-	-	-	2	-	1	50	169	212	12

《百喻經》中先秦時期常用的疑問代詞未見一例；「何系代詞」用例約佔全書疑問代詞使用總量的 92.6% (其中複合疑問代詞佔 70.5%)；《世說新語》出現了「焉」、「孰」、「安」三個先秦時期常用的疑問代詞，雖然用例很少 (佔疑問代詞使用總量的 4.9%)；「何系代詞」用例約佔全書疑問代詞使用總量的 92.7% (其中複合疑問代詞佔 67.6%)；《雜寶藏經》出現了「胡」、「安」，但用例極少；「何系代詞」用例約佔全書疑問代詞使用總量的 85% (其中複合疑問代詞佔 47.5%)。從這一組數字的對比中，我們可以得出兩個結論：一是，這一時期「何系代詞」成為漢語疑問代詞系統的主體，其中何系複合疑問代詞又是主體中的主體；二是，在魏晉南北朝時期的文獻中，《百喻經》的口語性較強。《世說新語》是中土文獻的代表，《百喻經》和《雜寶藏經》是漢譯佛經的代表。相比較而言，《百喻經》的口語性要強一些。因為《百喻經》中不僅未使用先秦時期的疑問代詞，而且何系複合疑問代詞的用例比例也高於《世說新語》和《雜寶藏經》。

2.3 疑問代詞「何所」的演成途徑。「何所」作為複合疑問代詞在《百喻經》中用來詢問事物，相當於「甚麼」，義同「何」。如：

(11) 王大歡喜，與其所願，即便問言：「汝何所求？恣汝所欲。」《百喻經·願為王剃頭喻》

(12) 諸人問言：「欲何所作？」答言：「我先失釘，今欲覓取。」《百喻經·乘船失釘喻》

我們考察「何所」一詞的演化途徑。「何所」連用，位於動詞之前，構成「何所V」固定結構，上古已有之。一般人們把它切分為「何/所+V」；「所」作為特殊指示代詞，與動詞一起構成名詞性「所字結構」，用作述語；疑問代詞「何」充當主語<sup>6</sup>，整個結構的語義是「甚

5 《世說新語》中疑問代詞的統計數字主要參考張振德、宋子然所著《〈世說新語〉語法研究》(巴蜀書社, 1995)。根據該書統計,「何」有106例,其中包括「何者」3例,我們傾向於把「何者」看成複合疑問代詞,歸入何系複合疑問代詞統計數字內。

6 參看《古代漢語讀本(修訂本)》,馬漢麟,南開大學出版社,2001年。

麼是V的(事情或東西等)」。這一切是符合上古漢語語言實際情況的。這種結構後來逐漸發生了變化：處於這樣的句法地位之中的、標誌名詞性結構的特殊指示代詞「所」，表示的意義本來就不是很實在的，隨著意義的逐漸虛化，「所」逐漸變為附加成分，前附於「何」。這一過程被稱為「所字詞尾化」<sup>7</sup>。所字詞尾化引起結構的重新切分：動詞用作整個句子的述語，「何所」用作前置賓語，整個結構的語義是「V甚麼」。「何所」演化成合成詞。我們看一組例句：

(13) 孟嘗君問傅舍長曰：「客何所為？」《史記·孟嘗君列傳》

(14) 所以貪得仙人住者，能見地中一切伏藏。汝今毀眼，何所復任？《百喻經·破五通仙眼喻》

(15) 其人即問：「佛向在何所？為覺寐耶？」答曰：「在此。時不寐也。」《佛說長阿含經》

(16) 時，諸比丘詣世尊所，頭面禮足，於一面坐。彼究羅檀頭，今者命終，當生何所？《佛說長阿含第一分闍尼沙經第四》

例(13)「何所為」既可以切分成「何/所為」，也可以切分為「何所/為」。這種「兩可」的句子說明漢代大概正處在「何所V」從「何/所V」向「何所/V」變化發展的過渡階段。例(14)動詞「任」前有副詞「復」，「所」與動詞之間出現其他的語法成分，把作為一個整體的名詞性結構「所V」隔斷開來，「所」只能前附於「何」；例(15)和例(16)中「何所」作賓語從動詞前移到了動詞後，賓語位置的變化使得名詞性所字結構被完全破壞了。例(14)(15)(16)是魏晉南北朝時期的例句，我們可以說，到這一時期「何所V」結構的變化已經完成，「何所」作為複合疑問代詞也已經相當固定和成熟了。

#### 2.4 特指問句的語序

2.4.1 疑問代詞作賓語以後置為主。在漢語發展歷史上，疑問代詞用作介詞或動詞的賓語經歷了一個從前置到後置的變化過程。這種變化從東漢開始，到唐代完成，魏晉南北朝時期恰處於這一變化過程之中。《百喻經》一書中疑問代詞用作介詞或動詞賓語有19例，其中賓語後置有12例，佔63.2%。

(17) 問言：「空從何生？」答言：「從無所有而生。」《百喻經卷上·引言》

(18) 愚人不能了知，而問之言：「欲作何等？」木匠答言：「作三重屋。」《百喻經·三重屋喻》

賓語前置有7例，佔36.8%。

(19) 雄鴿見已，方生悔恨。彼實不食，我妄殺他。即悲鳴，命喚雌鴿：「汝何處去？」《百喻經·一鴿喻》

7 參看《漢語史通考》，(日)太田辰夫著，江藍生、白維國譯，重慶出版社，1994年。

(20) 便入其中，覓本失釘，諸人問言：「欲何所作？」《百喻經·乘船失釘喻》

2.4.2「介+O(疑問代詞)」結構作狀語。先秦時期漢語中介賓結構大多放在述語之後作補語。東漢起，介賓結構逐漸前移作狀語。《百喻經》中「介詞+O(疑問代詞)」結構有9例，全部作狀語，沒有作補語的。如：

(21) 問言：「於何處失？」答言：「初入海失。」《百喻經·乘船失釘喻》

(22) 便問之言：「用何和涂，得如是好？」《百喻經·見他人涂舍喻》

### 三 選擇問句

《百喻經》選擇問句的疑問信息是用連詞「為」來傳達的。如：

(23) 王問之言：「汝為病耶？為著風耶？何以眼瞶？」《百喻經·人效王眼瞶喻》

(24) 有問：「人為最勝？」不應反問言：「汝問三惡道，為問諸天？若問三惡道，人實為最勝；若問諸天，人必為不如。」《百喻經·二子分財喻》

「為」用作連詞最早出現於三國時期。連詞「為」是由其判斷詞用法發展而來的<sup>8</sup>。「為」用於判斷句，在先秦時期很常見。當兩個判斷句連用且具有選擇關係時，「為」便同時承擔起連接作用，表示兩個判斷分句之間的選擇關係，如：

(25) 坐席竟，下飲，便問人云：「此為茶？為茗？」《世說新語·純漏三十四》

例(25)中「為」兼表判斷和選擇兩重關係；「為」後面是名詞，故其判斷義更重。判斷詞「為」經常處於這樣的句法環境中，「為」的表意重心就會發生傾斜：表示判斷的語法意義逐漸削弱，表示選擇關係的語法意義逐漸增強。最後，由判斷詞逐漸演成選擇連詞。例(23)(24)「為」後面是動詞或動詞性結構，表示選擇關係，是完全意義上的連詞。現代漢語常用的選擇連詞「是」的演成途徑和「為」一樣，它們是具有「平行發展」關係的兩個詞。而且，後來漢語中還一度出現了「為是」、「為復」、「為當」等複合連詞的用法。如：

(26) 今官員極多，用人甚少，有一人身上乃兼數職，為是國無人也，為是人不善也？《隋書·何妥傳》

(27) 君家少室西，為復少室東？唐·王維《問寇校書雙溪》

(28) 師曰：「為當求佛，為復問道？」《祖堂集》

### 四 正反問句

正反問是問者提出邏輯上相反的兩項供人回答的疑問句，《百喻經》用「VP+neg(否定詞)」形式來表示。《百喻經》中出現的否定詞有兩個：

8 參看《魏晉南北朝歷史語法》，柳士鎮，南京大學出版社，1992年。

一是「不」，表示對一般動作、行為、判斷及存在的否定。如：

(29) 即喚木匠而問言：「解作彼家端正舍不？」木匠答言：「是我所作。」《百喻經·三重樓喻》

(30) 王語之言：「此之樹上將生美果，汝能食不？」《百喻經·斫樹取果喻》

二是「未」，表示對已變情況的否定。如：

(31) 醫於後時，見便問之：「汝痛愈未？」《百喻經·病人食雉肉喻》

(32) 問曰：「佛泥洹未？」答曰：「我未泥洹。」《百喻經卷上·引言》

否定詞「不」、「未」與VP共現，具有指代作用，指代VP的否定方面。這種用法漢代已經出現，《史記》(2例)、《論衡》(6例)已有用例<sup>9</sup>，魏晉南北朝時期在漢語口語中廣泛運用，並成為這一時期漢語疑問句的一個特色。

## 五 反問句

《百喻經》表達反問語氣新舊形式並用。如：

(33) 我今寧可截取其鼻，著我婦面上。不亦好乎？《百喻經·為婦買鼻喻》

(34) 木匠答言：「無有是事，何有不做最下重屋而得造第二之屋？不造第二，云何得造第三重屋？」《百喻經·三重樓喻》

(35) 我已破一戒，既已不具足，何用持為？《百喻經·殺群牛喻》

(36) 師問之言：「汝何以不得瓦師將來？用是驢為？」《百喻經·雇倩瓦師喻》

例(33)中「不亦……乎」結構是先秦時期漢語常用反問句式之一；例(34)用「何有」和「云何」來表示反問；例(35)(36)分別用「何用……為」、「用……為」結構來表示反問。

「何用……為」、「用……為」表示反問是魏晉南北朝時期漢語疑問句的一個特色。「何用……為」、「用……為」是從先秦漢語表示反問的結構「何以……為」發展而來的。「何以……為」的介詞「以」魏晉南北朝時多以「用」代替，構成「何用……為」結構。如：

(37) 鳥詐歡喜，微作方針。銜乾樹枝並諸草木，著巢穴中，似如報恩。巢語鳥言：「何用是為？」鳥即答言：「孔穴之中，純是冷石，用此草木，以御風寒。」《雜寶藏經卷第九·鳥巢報怨緣》

(38) 權欲作塢，諸將皆曰：「上岸擊賊，洗足入船，何用塢為？」《三國志·吳書·周瑜魯素呂蒙傳》注引《異錄》

「用……為」可能是「何用……為」的省略形式，也可能是另有來源，有待於進一步考察。「用……為」多見於魏晉南北朝的佛經典籍。據方一新先生考察，這一句式的形成應

9 參看曹小云《〈論衡〉疑問句式研究》，《安徽師範大學學報》，2000年第5期。

該不晚於漢末<sup>10</sup>。如：

(39) 爾時牛主即作念言：「已失一牛，俱不全足，用是牛為？」《百喻經·殺群牛喻》

(40) 佛言：「止！止！用論此為？吾悉知耳。」《佛說長阿含經》

## 六 結語

考察《百喻經》一書的疑問句，我們不僅可以看到魏晉南北朝時期漢語疑問句的基本面貌；而且可以看到，從上古到中古，漢語疑問句的疑問代詞和句法結構都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尤其是疑問代詞作賓語多後置、「介詞+O(疑問代詞)」結構前移作狀語等句法結構方面的變化，表明漢語疑問句在向近現代漢語發展的進程中已經邁出了一大步。志村良治認為「中古的疑問句，已經具備了近代和現代疑問句的雛型」<sup>11</sup>是有一定道理的。

## 參考文獻

- 《〈世說新語〉語法研究》，張振德、宋子然，巴蜀書社，1995年。
- 《魏晉南北朝歷史語法》，柳士鎮，南京大學出版社，1992年。
- 《漢語文言語法》，劉景農，中華書局，1994年。
- 《漢語史通考》，(日)太田辰夫著，江藍生、白維國譯，重慶出版社，1994年。
- 《中國中世語法史研究》(日)志村良治著，江藍生、白維國譯，中華書局，1995年。
- 《談疑問句》，林裕文，《中國語文》，1985年，2期。
- 《〈世說新語〉的疑問句》，關鍵，《鞍山師專學報》，1987年，3期。
- 《古代漢語語法變化研究》，孫良明，語文出版社，1994年。
- 《〈搜神記〉〈世說新語〉中的選擇問句》，劉志生，《長沙電力學院學報》，2002年，11期。
- 《〈論衡〉中的疑問代詞》，高育花，《渭南師專學報》，1998年，4期。
- 《〈世說新語〉疑問句分析》，段業輝，《南京師大學報》，1998年，3期。
- 《翻譯佛經語料年代的語言學考察——以〈大方便佛報恩經〉為例》，方一新，《古漢語研究》，2003年，3期。

10 方一新《翻譯佛經語料年代的語言學考察——以〈大方便佛報恩經〉為例》，《古漢語研究》，2003年，3期。

11 參考《中國中世語法史研究》(日)志村良治著，江藍生、白維國譯，中華書局，1995年。